



柯棣華大夫

柯棣华大夫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柯棣华大夫》编写组 盛贤功执笔

人 民 出 版 社

柯 棣 华 大 夫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柯棣华大夫》编写组

(盛贤功执笔)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13,000 字

1979 年 6 月第 1 版 197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书号 3001·1704 定价 0.51 元

中庚金人柯棣华大夫逝世
 夫年挽助抗日本在延安
 赤危五年之久留治伤员积劳
 病逝今年九月八日
 柯棣华大夫的国策意义我打
 们永远不忘忘记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四日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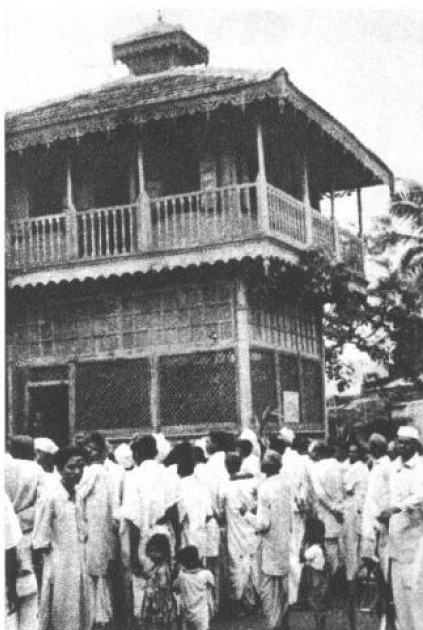
柯棣华大夫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为他写的挽词。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等在延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自左起：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毛泽东、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爱德华、卓克华。）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印度友人柯棣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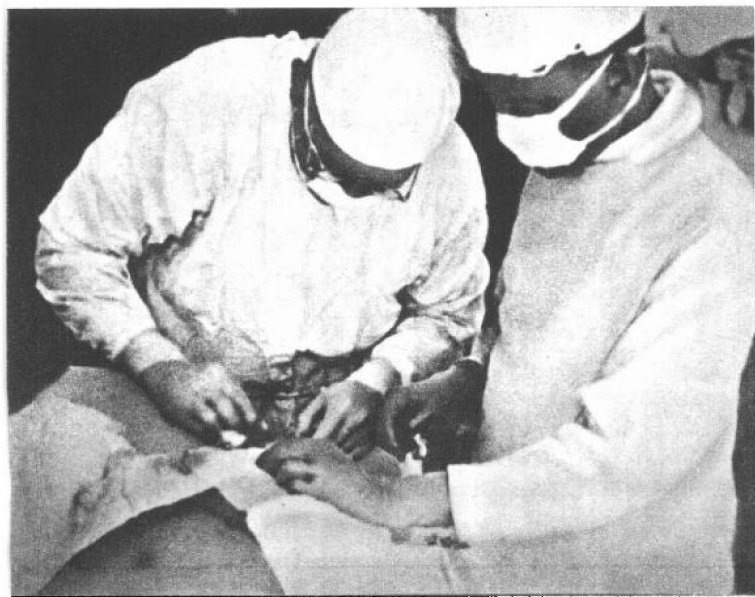


柯棣华大夫的出生地
——印度绍拉普尔市。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叶剑英同志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后排左起第二人为叶剑英，前排左起第二人为柯棣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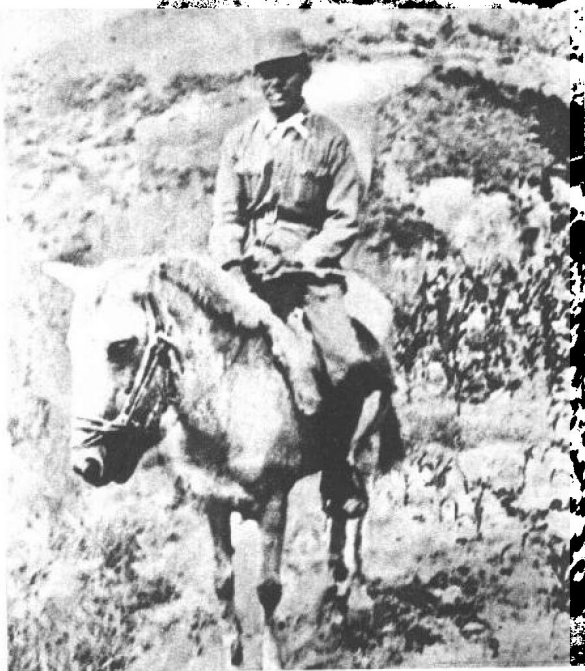


柯棣华大夫在晋
察冀边区一次军民誓
约大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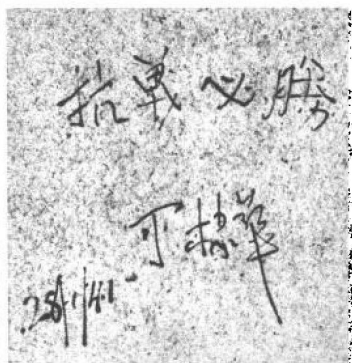


柯棣华
大夫(右)在
为伤员做手
术。

柯棣华大夫出诊归来。



柯棣华大夫(中)
为抗大学员检查饮用水。



柯棣华大夫为白求恩
卫生学校毕业学员题词。



柯棣华大夫向白
求恩同志墓献花圈。

柯棣华大夫(前)
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大
生产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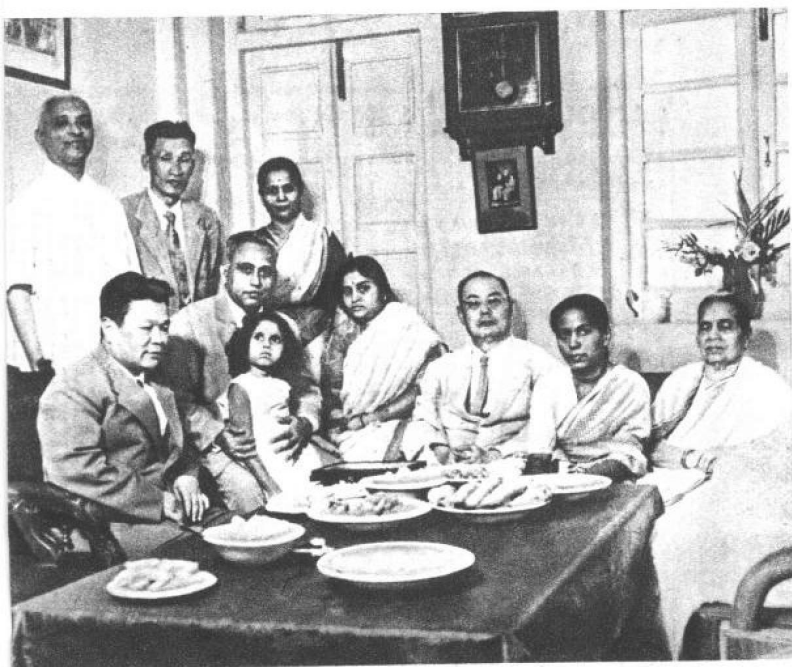
柯棣华大夫在学习。



一九四二年在晋察冀边区整风运动中，柯棣华大夫写的学习笔记。



一九五七年，朱德同志在北京会见前来访华的柯棣华的哥哥孟凯什和原援华医疗队成员卓克、巴苏、木克。（自左至右）



一九五八年叶剑英同志访印时，探望了柯棣华大夫的家庭。

目 录

第一章	亲密的兄弟	(1)
第二章	革命的使者	(52)
第三章	光荣的任命	(89)
第四章	艰苦的岁月	(139)
第五章	永恒的友谊	(188)

后 记	(197)
-----------	---------

革命文物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供稿

封 面、插 图：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靳合德

第一章 亲密的兄弟

一

柯棣华原名叫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 (Dwarkanath Shantaram Kotnis)。柯棣是姓，叫柯棣华是到中国以后的事。

一九一〇年十月九日的夜里，柯棣诞生在当时还属于孟买省的绍拉普尔。那时，绍拉普尔不过是在它周围有点名气的一个大村庄。在柯棣出世以后，它才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现在，它已经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大城市了。

和绍拉普尔一起成长起来的柯棣，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很清晰地回忆起他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事情：那剥落了油漆的门窗，泛起了白屑的墙壁，还有那些不应该出现在屋子里的蛇。多么骇人的蛇啊！在他三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亲——人们通常管他叫安纳——还没有回来，母亲靠在床上哼着儿歌哄他和哥哥睡觉。就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他突然被哥哥的一声尖叫惊醒了。他随着哥哥的视线望去，一条蛇正沿着床架向他们爬来。那条蛇很大，比玩蛇人的

笼子里的那些都大得多。他被吓呆了，惊恐地望着。就在这时，镇定的妈妈一把抱起他，又一把拉上哥哥冲出房间……在邻居们的帮助下，那蛇被打死了。但这件事却在小哥俩的记忆里保留了许多年。他们常常想，假如那天晚上睡着之前没有发现那条蛇，将会怎样呢？为什么蛇会爬到屋里来？那些英国人居住的乔治式的建筑里会有蛇吗？

答案不问自明。但是，同大多数印度人比较，柯棣一家在开始的时候还算不上贫寒。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办事员。他能干，事业似乎也还顺利。在柯棣两岁那年，父亲升到了办事处主任的位置。即便如此，父亲用薪金来养家糊口也仍然不算宽裕。因为他有十二个孩子需要养活，虽然其中有四个因为缺乏营养而不幸夭折，剩下的八张嘴也够他辛苦的。全亏从小失去听力的母亲勤俭操持，他家不仅有饭吃，有衣穿，孩子们还可以勉强地上学读书。

童年时代的柯棣是很淘气的，而且淘得颇有主意。三岁那年，因为他淘气了，妈妈不得不使出最后手段，把他关在厨房里。开始，柯棣有点怕，等巡视厨房一遭以后，他却得意洋洋了。他从厨房门上的钥匙孔里向哥哥大声宣布：如果妈妈再不放他出去，他就要把不多的一点牛奶和黄油毁掉。可怜的妈妈被他吓坏了，赶忙把他放了出来。为了惩罚他，当柯棣趾高气扬地走出厨房时，母亲在这个胜利者的背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个小调皮鬼在四岁那年被送到学校念书了。四岁上

学，即使在印度也算是早了。这里面除了有个管束他的意思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在他父亲看来，柯棣和他大三岁的哥哥早一年入学，就可以早一年就业，早一年就业就可以早一年接济家里。世事不知的柯棣想不了这么深远。他倒是很乐意上学，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上学是惬意的事，学校对于他充满了神秘和新奇。

他探索新事物的心理和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气一起，很快就消失了。顽皮的柯棣学习成绩是出众的。每次发榜，他总是名列前茅。可是校长并不喜欢他，因为这个小职员儿子的儿子不那么恭顺。例如他曾向校方提出为什么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类的问题，这惹得对英国人忠顺有加的校长很生气。有一年，柯棣参加了全国学业竞赛，尽管他的成绩优秀，可是掌握大权的校长硬是把奖学金授给了他的下首。多气人呀，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终于离开了这所令人厌恶、充满不平等的小学。一九二〇年，父亲把他送到北科特国立英语中学。这校名就使他不愉快。“一个印度人为什么要进英语学校呢？”在学校门口，他向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孩子的发问，竟使父亲窘住了。柯棣家从曾祖父一代开始就学英语，正因为他们通晓英语，他们才获得了一般印度人所垂涎的职位，才不至于衣食无着。这是殖民地社会里一种合乎逻辑却是违背民族自尊心的现象。父亲为难地看了儿子一眼，拍拍他的头顶，叹口气说：“别问了，等你将来有了学问，就会明白了。”

儿子偏爱寻根问底：“为什么要等到将来？我现在就想明白！”父亲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柯棣不再问了。

在柯棣即将小学毕业的那年，一种席卷印度的流行病转眼间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农村，每天都成批成批地死人。绍拉普尔和农村毗连，直到他进入中学的那年，他每天放学回家时，还可以看到村子里不断抬出死人。这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小伙伴。这是什么病？全印度究竟死了多少人？这是柯棣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后来，他终于从一本谈印度土地问题的小册子里知道，这次几乎毁灭印度的疾病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它在农村的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真叫人不相信！可是，这是事实，是已经缩小了统计数的官方统计。他吃惊，他悲愤。他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这样严重的冲击。

就在这不久，一位从加尔各答来的同学告诉了他另外一个数字，这使柯棣的心灵受到了更为强烈的震撼。这位同学和他一样对社会问题颇有兴趣，据他调查，没有哪个城市的死亡率超过加尔各答。在这个地区，印度人的寿命平均不过二十六岁，而他们所臣服的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竟是七十岁以上。

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个地摆在面前，使柯棣困惑不解……

那个时候，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印度传为美谈。“民壮而国强”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在日本的一些史书上，新医学

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被夸大为决定性的。年轻幼稚而又向往民族独立的柯棣，还不能看破史学家的曲解。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一九二八年，当他必需对未来的职业作出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

他如愿以偿。一九三六年，他在格兰特医学院结束了他的医学课程，取得了学士学位，并因成绩优秀而留校担任生理学助教。一九三七年，他又获得住院大夫的职位。这一年，他才算是真正长大成人了。不过，他的个子并不高，只是中等身材。也许是家境不富裕的缘故吧，他的体格也不算健壮。他的肩膀不够宽大，胸部和胳膊上也没有年青人通常引以自豪的隆起的肌肉。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黑黑的脸上象是嵌上去的一对浓眉大眼，特别是那双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和善而机警的光芒。正是用这双眼睛，通过医学这个观察社会的窗口，他看到在这个病态社会中两个典型的症状——因为花天酒地而患病的富者和因为饥饿寒冷而致死的穷人。

一天，他在一条街上看过一个病人后，趁便去看一看离着不远的一位鞋匠，也是他的一位肺病的患者。在走近这户人家居住的小屋时，他听到屋子里传出了隐约断续的哭声。他跑进去一看，那位和蔼勤劳的鞋匠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鞋匠已经死了。

鞋匠的病并不重，如果疗养一段时间，他肯定会好的。他问鞋匠的大女儿：“他什么时候去世的？”